蓮谷先生讀易索隱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

御校刋

姪 洪一鵬

咸彖傳

咸感也感有二一是我去感人二是人來感我我感人者人應我人感我者我應人人應我者其通在人我應人者其通在我感雖有人我之不同要之以虛為主則一也在我之感能虛所謂寂然不動廓然太公也在人之感能虛所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也虛則貞矣貞無體用卦之利

貞用也九四之貞體也在人隨文以求其義耳天地固以氣化相感相感則甚生物而巳矣聖人固以此心相感相感則甚各安其生而巳矣由此推之天地聖人萬物之情不過一好生而巳感感應便是情曰觀其所感言所以感也所以感者何即化生和平字推之可見矣天地以生生相感聖人以好生相感天地聖人及萬物之情不過一仁而巳矣生為天地之正理仁為聖人之正理愚謂咸恒萃三處皆重所字所者所以也聖筆省文之法也不然聖人欲人觀咸恒萃之情何故

象

人患不能虛耳能虛則公公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不得其當哉虛則不偏不倚自然發皆中節若以量而容擇合而受是先有心於容之擇之而有私主矣乃不虛也

初六

最下是初之位最下離九四尚隔兩爻去九五隔三爻其感如拇志雖在外而欲進未能遂進雖不吉亦無凶由其位最下故感尚淺

九三

過剛不中急於求進志在隨人而不能自處可羞吝也

九四

正固以體言寂然不動也乃得其理以用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正固猶言閑邪存其誠九四以陽居陰當靜亦動況居悅體不免私繫然心為感主當虛而靜乃能應物故勉以貞吉悔亡而戒以憧憧往來也

象

能虛中無我而正固是不係于私感而未為感所害故吉且悔之心體本自光明廣大累于私感則卑污狹小矣是未光大也

九五象

周公以為無悔而夫子以為志末深以末字推之末對本

而言蓋貞吉悔亡者志本也心為感主大本之所在也能虛中無我正而且固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志本也咸其悔者不過守其一身之氣使不動其心所志者末矣蓋心為本而氣為末也此孟子志至氣次之所自來也又如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而不可以為仁亦是蓋貞吉悔亡者仁也拔去病根也此但禁之使不行可以無悔耳未至其本也病根猶在也

上六

以陰柔居悅極乃以口給禦人工於媚說而不諒者也

卦言交感之理交感者當以正雖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

和平天下要不外于正也爻言感之之道宜靜不宜動靜者正而固程傳謂虛中無我明道謂大公順應是也內三爻艮體當止而不能止惟六二中正庶幾能止故復勉以居吉外三爻悅體宜其不能止然九四感之主不可不止故勉以貞吉而戒其憧憧九五能止而不能應僅可無悔而志則淺末上六陰柔悅極動固動靜亦動所謂衆人之心若瓢在水不知止者也止者動亦定靜亦定是也虛則能定大象以虛受人是也

恒

恒者久於其道也道無動靜靜體而動用也亨无咎者動

於道也文王恐人知用而不知体体立而後用行也故又曰利貞利有攸往言必静而貞固然後動而利有攸往也元吉利貞循環無至此天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人事所以利有攸往者本于正固也能貞則能利往終則有始也貞乃終而往乃始也亨無咎即利有攸往矣而又云利貞利有攸往故夫子以終則有始行之道者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所居之位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所應之事雖萬不齊而吾處之無過不及一中而已矣是則所謂道也中則可久不中則不可久此中所以為庸庸即恒也久也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此之謂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亦

中而已矣故動靜合闢氣化形生各得其所無少差繆萬古常然也此天地之以中而常久也動靜語默各中其節愛憎取舍各適其當此聖人之道以中而恒久也或曰既謂之道又謂之貞又謂之中又謂之情其旨同乎曰道以動言中正並舉則正體而中用道與情兼體用也單言中當行言貞以守之正固言中以發之中節言情以主宰運正亦兼體用在人隨文以求其義耳

恒非一定之謂隨時變易乃為恒膠于一定則不可恒矣爻正發明此意亨无咎者動于道也利貞者靜于其道也動靜一于道故曰久于其道元亨利貞循環迭至天之道

也此利貞貞字同咸九四貞吉之貞字與他貞字不同是指体言故夫子以為終則有始如乾四德終于貞而始于元此是以利貞為終攸往為始夫子恐認亨為恒而不知貞亦所以為恒也故發此義亦是文王本意日月得天道之動靜闔闢各適其宜故有所附麗而升降往來照臨不息也二氣錯行屈伸变化各中其節而不失其序故生長收藏其用不窮也聖人動靜語默不失其時愛增取舍發皆中節而又攸久不已天下化成固其所也然則觀其所恒者一中而已而天地萬物之情又豈外于中乎

九三

此當恒而不能恒位自位德自德不可以位得正為德位猶中庸素其位之位所處非其地所遭非其時所交非其人皆位之不正也行其所當行乃德也以陽居陽位得其正矣居得其地遭得其時交得其人矣但其過剛不中不能行其所當行不能久于其德也故或承之羞九二位雖不正乃能素位而行隨時處中因事制宜則悔亡宜矣

上六

謂之恒者乃可恒之道固所當行者也但上六陰躁而居震終是其性不能固守且居上則其勢不易制故為振恒振恒者舉動躁擾而無節如振綱之網而目俱動振木之

本而末俱動一件未了又做一件一事未成又行一事也如此之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豈有功乎象曰大無功者甚言其無益而且有凶也振恒與浚恒一例浚恒以常道求深于人則振恒是以常道亟動于己也若以振恒爲不恒則浚恒亦可爲不恒矣

恒六爻

初九知恒而不知變九二處變而不失其常九三當常而不能常九四不當常而常六五常道各有所宜不可執而不通上六常道行之當以序不可亂而無節其歸一中也

遯彖傳

當位不必指定是君位但居要地者皆是九五是君子之居要地六二是小人之居中用事也有是德而居是位則為當位或有是德而居非其位或無是德而居是位則為不當位位是素其位之位不止謂尊位也愚謂看易當以卦為主是時事所遭也然後逐爻因其善惡以為輕重去取所以處時與事也如當遯之時乃二陰浸長以侵迫于陽陰決侵陽陽決當避故六二雖中正要亦彼善于此決非能容君子者以與九五相應或親故或素識或德惠其道則不同也九五雖得六二之應然剛明中正必能見幾知避而不為其所污道不同不相為謀故也謂之時義者

是所遭之時其所處當如是也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故義者因時制宜之謂又曰隨時處中中亦義也

九四

此恒其所不當恒久非其位位是見在值著的如孔阨于陳蔡是所處非其地畏於匡伐木于宋是所遭非其時見陽貨是所交非其人孔子則微服而去隨問而答未嘗執泥而久於其位也又如避地避言避色避人皆非久於其位之意故曰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若三年淹則久于其位矣果能有功否乎又如有官守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不得其言則當去若久尤不去安能逃鰥曠之罪乎

六五象

恒其柔順之德貞固守之在婦人則吉在夫子則凶何也以順從為正此婦人當然也從一以終也若夫子則制義者也當剛則剛當柔則柔豈可一於柔順而從婦人之道哉六五才弱志剛有固守柔順之志故戒之夫子固有用柔時但一於柔而不知变非夫子之道也義則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從婦人之道則一於柔矣從婦非听從于婦乃一於從婦之道也

初六

不曰尾遯而曰遯尾是時雖當遁其人則在尾後者也蓋

初六戰卑位下名位甚微如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類自二三以上乃在前當頭初六乃在尾後不遁似無害但亦君子之儔不免為小人所疑忌故有危但能晦處靜俟不敢求進不為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如徐孺郭泰之徒則小人亦無自而乘其隙矣遁尾是象厲是占勿用攸往戒占者之辭

象

若非職卑位下而不早遁雖不往亦有災矣如係遁之疾憊是也

六二

六二是在顯位者但其柔順中正遇當遯之時故能固志於遯執之堅而莫之解也

九三

係戀之情用於畜臣妾臣妾不賢無害在我駕馭之耳若於權勢小人係戀其勢利而不能捨去必被中傷之禍困辱之災不惟名節為之虧身家亦為之累矣九三雖君子而遇剛不中而切比二陰故不免係戀小人之權勢而不肯去若作家族妻子與畜臣妾不類況能遯則家族可保妻子亦免於患否則為小人中傷豈能保其家族妻子乎不賢還是臣妾不賢臣妾者奴婢也奴婢不賢何害若同

儕君居吾上君在君側則非我所能制矣若係戀私情不能捨去豈直疾厲而已哉必至于困憊而死亡矣

象

畜臣妾為小事故可此外如出處去就乃立身之大節故不可也

九四

九四以陽居陰質剛而志柔況與初有正應之好故說君子小人之戒言能果絶所好則為君子而得吉否則為小人而得凶矣所以甚言其當遯而不可陥於小人之歸也只作一人說為是蓋小人遇小人之有權勢又有相好之

情決不肯遯不消言小人之不能也

上九

肥遯者理亂不知黜陟不聞超然遠覽於事任之外吾見其從容自得綽有餘裕何肥如之盖小人之陷害君子以君子之軋已而疑忌之也今上九一無所干預小人何得而疑忌之哉此所以無不利也

象

無所疑不為小人所疑忌如郭太陳寔徐穉之徒黨禍雖酷固不得而及之也

大壯彖傳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一噓而萬物生一吸而萬物成何其大也非其動靜闔闢各適其宜屈伸往來各中其節何以致此是乃正也天地之情不于此而可見哉正大與大者正一例俱是大指氣正指理不可作兩樣看

初九

初九以剛居剛而處徤體是大者壯也以過剛之質而處下位必不安于下而鋭于進是壯于趾矣征凶有孚言决不能治壯也以下位而欲治壯乃位卑言高之意如金安藏陳東之徒

九二

九二才剛志弱而且得中治壯之最善者也故直以貞吉許之

九三

四陽盛於中為大過時事之大過也然必有大過人之才然後可以處大過人之事四陽盛於下為大壯時事之大壯也然必有大勇力之人然後可以當治壯之任才過人矣力已勇矣非得中不可剛柔相濟乃得中也若九三之過剛不中是在小人則為用壯而敗君子則為用罔而困雖正亦危矣舜之三苗周之頑民商之鬼方及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恒之類皆大壯者也謂之大壯是壯之當治者

也但九三過剛不中不善治之雖當治不免於危羝羊觸藩羸其角危之象也

九四

治壯之道莫善于質剛志弱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九四質剛而以柔濟之是才剛志弱必善于治壯故得正而吉而且悔亡本義所謂不極其剛是也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九二貞吉而九四又曰悔亡蓋九二得中中則自無不正九四不中且不正宜有悔也但能不極其剛又值藩决壯者將衰是以吉且悔亡也藩决不羸亦有意如董卓将衰王敦老病故王允謝安得乘其弊是壯于大輿之輹

也九二則不待其弊而能治之故直曰貞吉如舜之誅四凶周公誅管蔡之類

六五

凡陽剛中正不惟優於為而又善於為善之善者也陰柔得中僅能自守不能有為但不至於太柔則廢耳然亦質柔才弱者之當然也故曰得中若夫力小任重志大心勞終至敗事非善處也非得中矣易作疆場之易為長言羊在場埸之中無藩可觸是亡其抵觸之性蓋以六居五才弱志剛而居動體得中故亡其剛若羊喪其抵觸之性于無藩之處也柔者安分自守則得中矣六五志欲治壯而

才不及宜有悔也但其得中故能自失其剛可無悔耳程傳云若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則下無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易之義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矣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愚謂非剛不能治壯但不可過於剛耳如九二之剛而得中九四之不極其剛正而吉矣如六五之柔中僅可無悔上六之志壯質柔艱難方吉是治壯貴剛而不貴柔明矣喪羊于易以其才柔質弱故喪羊於前過上六之陰故于易無悔者以六居五志剛而當

壯時也

象

以剛居尊乃當其位今以柔居尊是不當位也故自失其剛但可無悔凡才柔志剛者多犯難安分自守者可免禍

上六

上六窮矣無陽在前矣而亦曰觸藩蓋窮於上則反於下下初九故曰[illegible]如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碩果九也不食則當墜于地下而復生矣初六地之下也是上無前則當以初為前也

晉

初六

摧如亦以進必以正故見摧由九四不中正道不同也為占者謀但當仍以正自守則吉而无咎矣

六三

若只說與下二陰皆欲上進全無意味程云不中正宜有悔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二陰皆順上者三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中溪云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允從愚謂象云志上行上字宜重看蓋指大明之君也六三才弱志剛而不中正惟其志在上行以順麗於大明之君故衆志信從之而已亦可以亡悔也如陳平

盜嫂受金而順高祖亦得以智謀自見又如裴矩佞于隋而忠於唐亦是從太宗故能変惡為善也

六五

六五以柔居尊位宜有悔但其能以虛明順應而得中故免悔占者得此亦當虛明照物大公順應而無計較得失之私則往必得吉而所謂無不利矣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本於程傳愚謂卦義可以內外卦躰卦德言爻義但當取本爻之德或取乘承應比言無兼內外體言者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為六五之爻德是以內外卦德而釋六五一爻也易爻似無此例且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元吉

可矣而但曰悔亡何也此指六五當晉而言是未然事若
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乃已然事易開物成務之書恐非
為已然占也失得勿恤如孔明所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上九

上九以陽剛居晉終明極是猛進過察者也以剛用察惟
用於伐私邑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但於中和之德不無
有虧故雖當治亦可羞吝也私邑如後世之湯沐邑亦如
史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之意蓋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
帝鄉多近親非剛明之主如光武不能治也傳称武王之

德亦曰不泄邇蓋天下公義常不能勝其情愛比昵之私也若作小邑全無義理

明夷

初九

初是道不可行就當去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是也主人有言尤其去之大早如尹士淳于髡之徒非知君子者此明哲之人知道不可行已有見傷之兆耳故倉卒决去已之利害人之是非皆不暇顧蓋以義之當行故遂行耳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亦以初九陽剛得正而明体故能如此

六二

二是道將行而見沮如魯受女樂而孔子行是也馬所乘以行壯則行之速矣

象

順理便是正中其機會便是中豈順則之外別有中正耶

六四

左股作隱僻之處獲明夷之心為君子自得之意皆欠穩當腹是心腹之腹明夷之心是傷明之心六四居坤體之下坤有腹象下乃左象若五則右象此言居暗主心腹左右猶云肺腑之親也苟知其有傷巳之心即當出門庭而

避去不待微色發聲然後去也蓋巳有疑心晋固無益言必有禍昔箕子謂微子我舊云刻子王子不迪我乃顛隮正此爻之義也坤為腹地之勢東南下故坤下為左坤偶有門象入坤不深故可出而遠去謂之出門庭見是門內家庭之人也六四柔正必能辨此不言吉凶者義所當然吉凶非所計也此亦占在象中或云同姓之鄉不可去如比干箕子曰二子紂初無疑心故不可去猶冀其或改也若微子一開口紂即疑之矣蓋箕子嘗勸帝乙立微子啟云我舊云刻子

箕子當傷明之時而能自晦其明能正而固者也故爲箕子之明夷而占者亦當利於正也

明夷六爻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孔子因晏嬰之阻接淅而行乃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六二明夷于左股則雖傷而尚淺此孔子因魯簡賢棄禮而遂行者也此皆去暗主尚遠若六四則去暗主已近見其心即當出門庭以避去也若六五則明已見傷但當如箕子之自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可也初二皆疏遠之臣四五皆親近之臣四不待傷但獲其心就當去矣五已見傷

不可去矣但當守正如箕子可也

家人

六四

六四巽順得正是主家而能富其家者也巽順則善于生財得正則取無非義富家宜矣

九五

假即格格有二義有感格之格格其非心三句有苗格有耻且格是也有格至之格格於皇天格于上下是也九五陽剛中正又得六二柔順中正以助之故能以中正之德格一家之不中正者以就夫中正而一家之人觀感而化

皆歸於中正是王者之德至于一家而一家之尊卑上下長幼大小皆相親愛而懽洽無間矣復何憂恤之有乃家道之成也家親而天下疏家難而天下易家最當恤蓋太嚴則傷恩太寬則害義故齊家為難惟不剛不柔而以中正處之家可齊矣此五二所以能至于有家而勿恤吉也

睽

天地男女萬物形無不異者睽也曰氣通曰志同曰事類則交相為用矣雖異而實同也故曰睽之時用大

九二

九二質剛志柔剛柔得中才足有為六五柔順虛中為之

正應能虛巳下賢故為二必委曲求合方可免咎五必厥宗噬膚方可悔亡蓋當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剛柔相戾之意勝故必交相求濟然後始雖睽而終必合也

○蹇

本義於解利西南曰利於平易安靜此利西南亦是平易之意當以事言不必拘於地之平易險阻也如中庸素患難行乎患難而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利西南也行險不利東北也如爻之往為險阻來乃平易。

彖傳

求所以濟蹇者得中道即九五小象之中節乃平易也故利西南行險僥倖大節一虧萬事瓦裂二二着不到滿盤俱空道不窮乎以走險也故不利東北

初六

爻謂之往者求以濟蹇也來者止而不進也初六位下未當事任吾其藏器待時雖正應在上不可往也况無應乎陰山曰古人生居亂世無官守言責類皆高蹈遠隱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若夫不能度時量力履險陷危卒之名位俱仆為後世指咲亦可憐不足恤矣初六位下亦是才弱才弱者本未成德未至故當審時度

力不可妄進、且宜養譽以自高耳、

九三

來反反就六二也六二、乃匪躬之王臣、得九三剛正之人以輔之喜可知矣故曰內喜之也或曰內當兼初二言曰不然上六之來碩曰志在內內獨指九五未嘗兼五四也九三雖非居要地如六二之王臣而已在人上當事任者、與初不同但其過剛不中難獨濟蹇故欲其就六二以共濟耳關張非孔明能成鼎足之功乎

六四

六四才柔亦難獨濟故必連九三以就六二、而與之共佐

九五則可以濟矣

九五

中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拯其禍幸而下有六二柔順之臣為之正應必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與之同心叶力以共濟大蹇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五而來哉

上六

往蹇亦是獨往濟蹇之意不必拘蹇極之說蓋上六在九

五統馭之外非其臣屬如隗囂公孫述竇融之徒與光武並驅者但其才弱不中往則不濟如囂述來則有功如竇融又曰利見大人而象曰從貴蓋帝王自有真非碌碌者所能辨也

○解

難之既解而尤有所謂往者愚謂即爻之狐拇負乘小人與隼也蓋負乘之小人難之根也難解而根不除將復滋蔓矣伊川謂恒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是明驗也是安丘氏曰險難小人之為也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乘言其僭竊至六五

復明以小人斥之斥之以小人者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九四

九四才剛志柔雖知惡小人而能去之位恐其係戀附麗之私情而不能果也故勉之曰云云言三雖附麗於我乃拇之至微末者去之不足恤也初六與九四以他卦例之皆為正應而夫子又謂剛柔際乃與之也況爻謂其能自守而无咎九四何用解之也耶朋至乃指初言必解三而後初之正應至而相信也

未當位也

未當只指四以其未當位故恐其附麗而不忍解謂之拇

則雖附麗而至微末有所謂蜂蠆𧏙𧏙手壯士即解腕之意。丘氏以三附麗于四為拇，此亦有理。蓋三小人之尤卑污苟賤，如拇之至微末而附麗於身者也，故夫子以為未當位，亦以三乃負而乘，不當其位也。此拇不必以咸其拇為比，只言其至微末而附于身之至下者。

六五

所解之難，未必非此六五用小人而致之也。當難解而致難之根不去，難復作矣。故六五雖有觧去其根乃為吉耳。言不可顧其私也。宋高宗之於汪黃，難作，屏之遠方，難平，置之左右，由不明此爻之義也。建安丘氏曰：觧，散也。散天

下之難也小人者難之根故解難之後猶當於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一陰六三為主其爻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以陰柔險極之才處非其據而召天下之兵也在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而言獲狐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射三也五解之主而言有孚于小人退三也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又云惟初六才弱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無他辭但曰无咎而已

上六

中溪曰上與六三既無應乃其敵也況六三以負而據高

位是高墉六三其小人之鷙害者乎上六居上位而得其正乃大臣之有權力者如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是也

○損

損益俱當指事理說不必專作理財說若作事理則理財亦在其中卦爻皆然程傳云損有三義有自損以益人及於物也損已以從人從於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而已此義為盡文王係易正當商之末造在上者瓊宮瑶臺酒池肉林聚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在下者服美於人驕淫矜誇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自非頭會箕歛利析秋毫何以致此故為之訓曰在上者何用過取於

民若是哉苟但居其誠敬則二簋雖薄可以享神享神亦可況於他乎蓋文王因時之過損而為是言也夫子則又恐人泥於其辭而失之固將有豚肩不掩豆者也故為之觧曰二簋用享惟過損之時為然而非不易之道也以天道言之損剛益柔有時以人事言之盈則當損虛則當益損益盈虛亦有時蓋盈虛時也損之益之與時偕行也損之時虛之時也故二簋可用享所以益之也萃之時盈之時也故用大牲吉所以損之也損者過取於民之謂也言過取于民何所用哉人能盡其誠薄物亦可致天神之格人鬼之享矣多損何用哉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用享豈

可以薄為貴哉文王之意蓋以其時言耳

象

忿者氣盈剛之過慾者氣歉柔之過懲之窒之損其過也

忿勇如山慾深溪壑

初九

九居事初而位下而正應在上與巳合志故宜巳事遄往以損其過但相應之初又當斟酌淺深以損之可無咎也若交淺言深未信而諫能无咎乎如引說是損財非損巳也

九二

程傳曰二以剛中當損之時居柔而悅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悅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其所利在貞正也行離乎中則失其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於上失其剛貞而用柔悅適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此說甚明如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是以弗損益之者也占者未仕已仕皆應不拘一邊也

象

可以止則止非中以為志乎

六三

此爻乃損己之過及損人之過皆當專一而不可雜亂之意兩相與則是陰與陽相與剛與柔相與偏勝則不專一而雜亂矣夫子所以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者正以兩相與而不偏勝也若偏勝則不能化醇化生矣損己損人之過者皆當如此蓋以柔濟剛以剛濟柔以可濟否以否濟可是兩相與也若以剛濟剛以柔濟柔以可濟可以否濟否則偏勝而雜亂矣非為無益而反有損也六三與上九相與六陰而九陽三陽而上陰非兩相與而何他爻相與乃言外意然謂之三人行則損一人

是初陽與四陰相與二陽與五陰相與一人行則得其友
是三陰與上陽相與但此爻詞為六三而發上二句重在
損九三而為六三下二句重在得上六而為上九內卦本
乾乃三人行也今損九三一人而為六三外卦本坤亦三
人行也今損上六一人而為上九旣損一人則皆兩相與
矣六三一人行往得上九而為友亦為兩相與矣

象

一人行則兩相與兩相與則專一而事可成所謂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三則偏勝偏勝則雜
亂疑惑而事不可成矣

六四

以六居四柔之過而剛不及者也初以陽剛損巳之過而益其不及惟速則有喜而无咎也

六五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能受天下之損者也故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忠言儻論日陳於前莫非制治之良圖保邦之長策其為大寶何以加比其得上祐而元吉宜矣

○益

彖傳

天地間事天道人事而已天地之施生以時人事之動巽
亦當以時天地之施生益也人事之動巽亦益也故曰凡
益之道本義此字指六句言彖引說是無疆無方是極言
時行是曰贊

六三

才弱志剛又居動極言動之間未免過高而所為多不中
正有自取凶事之象凶事者艱難危急之事也似若損之
實則益之何也蓋欲其操心危慮患深增益其所不能故
免咎又為之計曰但能誠意積于中行事當救外則難可
使平危可使安而上之人亦信之矣何咎之有書曰天閔

志我成功所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是也六
三不中正有孚中行乃因凶事而得益之中正乃其固有
非由外鑠我也有孚正也中行中也事當益下而能益下
是為中行

六四

晉鄭焉依依人也此依依于益下也言以益下為主也當
遷以益下是為中行

夬

夫揚於王廷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皆在決小人之
前言其周防顧慮當如是也能如是然後可以決小人而

所往無不利矣若決小人之時方如此則失事幾之會而小人亦得以乘其隙矣言君子之決小人當先如此主張臨時則無及矣

象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蓋以澤之氣上通於天其勢必成雨澤而潤下故君子觀象必施祿及下有孚惠心則有孚惠我德若居積其德不以及下如澤之壅而不決則必橫潰四出而有蕩析離居之患莫或益之或擊之財聚則民散而爭民施奪矣故居德則忌也蓋君子觀象而自為戒勉之詞固不可無反詞而拘之也澤之決與不決有此二象故聖人兩

言之

九二

剛居柔剛而能柔以質言得中道以事言

九三

九三至剛不中恐其壯於頄故以凶戒之獨與上六為應故又勉以決而和可以无咎

姤

夬以五陽去一陰陰之已衰也姤以一陰遇五陽陰之方長也衆君子去一小人於已衰之時似不難也而聖人難之衆君子遇一小人於方長之時似可忽也而聖人謹之

其為君子謀也至矣

彖傳

巽陰故為柔乾陽故為剛是巽陰遇乾陽　故曰卦姤依程傳為當言以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而遇九二剛柔得中之臣如天之與地遇也以九二剛中之臣而遇九五剛中正之君如地之與天遇也天必得地而後萬物生君必得臣而後萬化行自然之理也君謂以九居五為陽剛遇中正之位則以陽剛而居尊位者何限如秦皇漢武皆陽剛而居尊位也謂其為天下大行可乎遇之不正則為女壯而勿用取女遇之正則為天地相遇而　咸章剛遇中

正而天下大行此姤遇之時義所以為大而非小也遇固是不期而會豈可俱作不正看如遇主於巷君臣相遇之類豈皆不正但一陰遇五陽則為不正若柔遇剛天地相遇剛遇中正非不正之遇也故夫子之賛姤之時義大若以此一句另作一說以為幾微之際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支離也

象

小畜之風行天上而謂之懿文德指人君躬行而言如論語之修文德書之敷文德也此以人君之命令言故曰誥四方也蓋以上下二字而有德政之分要之皆人君之風

也

九二

九二切比初陰初陰復遇九二是機會事勢之可制而九二又有剛中之才上與九五同德又能制者也

萃

彖傳

咸恒萃在人皆是用力字在天則不必用力而自無不正在人則有不正故皆當利貞則吉亨也水澤之氣上蒸於地始雖散漫終必流聚又如上騰為雨必聚為水泉源散出於地上亦必聚為江湖陂澤程傳主天時言恐與彖不

合還就人事說為當雲峯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久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咸之理也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聚以正順天命萃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而已矣此說固明然未瑩也蓋咸恒萃者天地方物之情也其所以為情者則理也理者正也道也天命也人之咸恒萃其情恐有不正故欲觀于天地聖人萬物在天地聖人萬物則無不正者矣萬物指草木鳥獸而人在其外

象

澤上於地流聚不已而無所防之如陂塘池堰之類不障塞不開泄必有潰決之患此觀象君子當萃之時所以除戎器戒不虞也

升

升者升進也未仕者得仕已仕者升遷皆升也惟六五當依程傳作進德修業說為是

彖傳

順字當依本文不必作慎字蓋坤之德順巽之德以順入所謂順德以二象之德皆順凡順受其正順天命皆順德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順則直不順則

罔矣人能順以脩德則念念謹審事事謹審皆在其中蓋慎則能順順則慎不待言也以順德猶坤以厚德云也語類云因其自然之理而無容私焉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此說是

初六

當依程傳九三雖大臣而九二當路信從九二以升為當況九二剛中九三過剛不中固不如也

九二

升吉已在九二中孚乃利用禴戒占者之詞也九二剛健中正以誠實上升六五柔順中正以虛中下應前進之吉

不待言矣然不獨仕進為然人能盡其孚誠以上通雖用薄物以祭亦得旡咎而獲福也此爻正剛中而應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者也爻不言者象在爻中甚明不待言也且卦詞已言故別以利用禴言之乃卦詞所不及者也六四王用享於岐山倣此亦爻辭之通例也

象

九二剛健中正以誠實上升六五柔順中正以虛中應下所謂如魚之與水也喜可知矣象未說則用禴上然其理亦在其中兼說是

九三

九三之易於進所遇之時然也在他時則過剛不中未易進也人無所疑故已亦得以無疑而阻滯也

六四

六四亦如九二之例以其柔順得正柔順之至者也故亦可升不但利於仕進而已王用享於岐山以交於神亦吉而无咎也程傳以為王業業享於岐山似太深且費周揩凡爻之示人以今日之當趨避言不預期其效於後日也若占者得此遂以王業自期其不臣亦甚矣豈聖人為君子謀者哉

象

用享於岐山亦以順而事其神也順可以事神則升當以順可知矣升當順者剛中而應是也

六五

升尊位之説久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雖儲二亦人臣也若依藩王及創業者説方可但不若程傳為明暢且穩當

六五柔順得中升階宜也但以陰居陽或有不正故必正則吉而升為不難進一級高一級矣

困

剛為柔所揜故困然濟困非剛不可況初以柔居下既無以自拔而九四復不能拯之其困益甚至於三歲亦不覿

也株木程傳云無枝葉之不能蔭覆於下臀所以居謂所庇不得安其居蓋初欲求四三正應以濟其困而四不中正不能援助故不能庇初而初困也初欲求四而四不能濟故初困於株木四欲求初而初為二所隔故四困於金車

九二

困於酒食言之酒食以自養也酒食養人者也九二剛中而遇困乏是能以困而養德所謂勞其觔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若是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是朱紱方来也但當安以俟之

不可妄求故征進則凶無所歸咎也蓋九二雖中恐不貞固故戒之征凶另作徑行之象亦可九二但困於酒食之多而朱紱自来不見為九二謀非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是困于酒食也上兊口下坎水故有酒食之象九二剛中恐無飲食過度之失孔子不為酒困乃為衆人說在夫子則固有酒無量不及亂矣九二處困而能自養其德亦以剛中而然夫能養其剛中之德增益其所不能不但朱紱方来占者如是雖用於祭祀亦無不利也蓋以其剛中而應也困於酒食程傳作酒食人之所欲困者不得施恵以及人本義作厭飫苦惱困於所欲之

多白雲郭氏作困於享食之際無飲食宴樂之奉夫九二剛中恐無所欲之多且君子謀道不謀食豈屑屑於飲宴之奉無已其惟程傳乎既謂之困恐難作酒食厭飫困者時也位也剛中者所以處困之人也此九二即彖傳之貞吉大人也謂以剛中之德故有此好事之困然則九五剛健何為有劓刖之傷而反不得此好事之困耶

象

能以困養其剛中之德則有朱紱方來之慶用以享祀亦獲福也

九四

程傳曰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在援助故當困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愚謂四之求初陰陽正應當求者也但四不中正而二有剛中之德初切比於二而欲從之故其来徐徐是四為二所隔而乃困於金車也坎有輪象而九有金象是九二乃堅強能載且為初所從而九四質剛志柔為初所火是可吝也然邪不勝正而四又志在於初不肯或捨始雖可吝終必有與所謂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來徐徐初也困於金車困者四也四欲求初而為二所隔是四為二所困也此爻為九四謀非為初謀也

象

四之求初乃正應能濟巳之困者此但取陰陽正應能濟困初不論初方在困也初雖來徐徐而四則志在初而不捨也九四質剛志柔為初所少而可吝然初乃四正應終必有與也

九五

服赤紱者大臣也九五要地也大臣服赤紱而居要地其志固欲行於上下也然上為柔所掩則劓於上矣下為剛所乘則刖於下矣非困於赤紱而何九五以剛徤中正而遇此困必也操心危慮患深積其中直至於持久則又說也如伊周之於大甲成王是也天久積誠意豈止有說用

於祭祀亦受福也周公當流言之變上為成王所疑是上
剝也下為三監所摇是下刖也周公當時亦困也乃避居
東都三年然後罪人斯得而成王之疑始釋非徐有説而
何或曰朱子以酒食為實而赤紱喻行為虚今以酒食喻
養為虚而赤紱為實何也曰爻之取象有虚有實如株木
幽谷之類固皆虚而朱紱入宫不見妻則實此爻之通例
不可為典要者也

逌谷先生讀易索隱下經卷之三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下經卷之四

井

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無喪無得井之德往來井井井之用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羸其瓶併失其用此二句言汲井之事此說於文義為順易為道德性命之書故亦欲人脩德以見於用豈但屑屑為俗事示哉程傳又云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汲之不竭存之不盈至此皆得其用故無喪無得其德已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反覆井之卦爻在巳則當修德以應用在人則當用賢以成功故卦彖首之句言

剛中乃養人之德體則有常用則不窮此賢人君子懷才抱德者也次三句言用賢者也當始終有常不可未及有功而遂怠如季桓子方用孔子而遂受女樂梁惠王卑禮厚幣聘孟子而相見之初首問利是皆羸其瓶而失其用賢之具也故上無以成德下無以蒙澤非凶而何初六以陰居下故不泉而泥非惟人不食禽鳥亦不顧甚言其才德汚下無以養人而為時所棄也九二剛中有泉可以養人矣然上無應與下比初六猶井之谷但能射鮒所與者卑賤之交而非汲引之人猶甕之敝漏也九三以陽居陽泉已渫治清潔無汚可以養人但時未及用而行道之人

皆爲惻惻欲求王明以汲用之使上下皆受其福也六四陰柔居得其正而上承九五位高而才不足無以廣其養人之功者也能自脩治不廢其職亦可以免咎矣九五陽剛中正德位兼隆功及於物猶井洌寒泉爲人所食厥施溥矣上六坎口不掩有汲取而無蔽蓋博施而不窮大善之吉而井道之大成也

彖傳

彖傳雖指首一句改邑不改井而下二句皆在言德之常用之周皆以剛中之故也此亦彖傳通例時事雖改而吾養人之德不改養人之德剛中是也剛中自守無喪無得

而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也若汲引者未及施養于人而先失其汲之之具其凶宜矣凶者上無以成德下無由被其澤也雖用末一句羸其瓶而上二句皆在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楊雄之屈身伸道是乞至而羸其瓶者也此以在巳言還以在人汲井言為當

初六

井泥而不食以其陰柔處下故也處下則無泉上出以及人而為旧廢之井矣非惟人不食禽鳥因其無上出之水亦不之顧矣正言人品汚下而為時棄也

九二

甕敝漏言初非汲引之人

象

還兼言是甕敝漏獨指初六言非汲引之人凡其下比初

六上無正應非九二之罪乃時命使然耳

九三

求是行惻之人欲求正明以用之非九三自求也

華

溫泉泉但溫而已非熱也熱乃火之性溫則有水性在也

火不灼熱亦是寒火如春日之煖秋日之涼亦是陰陽適

均而有水性者也巳日程傳云終日也變革之事人心豈

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當詳告申令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直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此與爻巳日乃革之一例若以卦為君革革而後信爻為臣革信而後革殊非君臣一體之義也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巳也君者可不信而遽革之乎如王安石行新法固神宗許之豈安石擅能行乎但當時天下囂然衆口譊譊而安石悍然不顧貽禍當時取譏來世悔可亡乎盤庚遷都殷民弗率至再至三亦欲其信而後迁也君可不信而革乎

彖傳

巳日乃孚重在巳日猶俗云鎮日成日終朝之意盖長慮却顧熟思審處至于不得已然後革則人無不信者故曰革而信之非革了人信乃方革時人皆信之也湯之革夏必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武之革商必諸侯大會者八百國民曰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君可不信而革乎以順天應人然後可革則知巳日乃孚非革而後民信之也

象

氣候清明非凛冽炎蒸之比盖小滿陽大陰小言陽大將極陰小將滿自此也履霜堅氷至之意

初九

初恃其剛且位在下無援于上而欲當變革之任是大過而不中也悖逆而不順也故占者但當以中順自守不可以有為也

九三

盤庚遷都至再至三正所謂革言三就也革言三就亦已日乃孚之意以蒙引觀之則什彖謂革已而後信者非也

九四

此悔亡乃所革之悔亡程傳云有悔然後有革又云新舊

之悔皆亡九質而四用剛柔不偏言能以柔用而濟其剛質也

九五

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君臣相得文明以悅其象如虎之變文章炳煥而天下改觀所謂光於四方丕式見德者也何待占而始信乎甚言効之必至也

上六

上六柔得位亦是能順正自守蓋革道已成君子則豹變小人則革面矣如上六者但當順正自守而已不可復有所革也

六爻皆時當華者但位與才不同或有應無應故有吉凶之辨六十四卦皆是時卦與爻繫辭皆是處其時之義也故云時義之大爻之剛柔乃處其時之人質有剛柔之不同所貴者中正而已矣剛柔中正乃處其時之義故曰中正貫天下之道中正乃變化氣質之術亦凡事之幹也甚矣易為變化氣質之書而人不知也

鼎

彖傳

所亨飪者不但日用之常而已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則其用之大者也

九三

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極剛而能柔其才足以有為而於六五無相應之道有革異之情故其行不通雖有美食而不為人所食然於上九同德相應終賴汲引之力而與于五過方雨虧悔終吉也程傳云三雖不中以巽體故無過剛之失若過剛豈能終吉此說是也况上九王鉉剛柔能節謂之逃世之士可乎越五應上義何害也盖因九三與六五非應故為鼎耳革異鼎耳指五非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五失其求三之義非三失義也若三與五本非應而求與之合則為枉巳而失義矣正如伊尹必待三

聘之勤太公必待後車之載乃得相求之義矣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上有汲引之力三終上進之物始雖上九剛柔能節位居五上乃坐而論道師傅之職也今三與之同德相應方兩鬪悔者未必非上九之力也華異有不足之悔終必和合獲相遇之吉也古之賢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得求賢之義也今咢耳華異上不之求則下無可往之義矣若異三而實罪五也虛無之辨甚有証據愚意亦如此且有警于蹈亡秦之跡者只從程傳自通但以大傳鮮不及矣之言觀之又佀程傳大輕然鄭氏又云所殺必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則非族

誅乃屋誅故其字從行從屋言屋內誅也猶賈誼所謂大臣有罪有賜死而無戮辱蓋優待大臣體貌當然也雖實不食其行塞惘之也非罪之也若作罪之則將枉道求合矣而可乎君臣以義合者始之耳革行塞者失其相求之義也終必相遇得上求而下應之義也

六五

金鉉九二起而作事之臣也王鉉上九坐而論道之臣也先儒皆謂鉉在上非九二愚謂舉鼎則用鉉不舉則不用故有在下之時矣何拘於上董氏云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之鉉也金鉉指九二何害

上九

此上九乃人君師傅之位坐而論道者也盖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者也氣稟中和陰陽合德者也以上則可以致君以下則可以澤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何往而不利哉

震

震來還是驚懼之事自外將來故吾當虩虩然恐懼以豫備之若非自外來無故驚懼何為大學云心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豈可無故而無自驚懼耶卦名震亦如困否屯蹇之類豈可皆指心震亨者言雖有驚動可懼之事而吾有致亨之道也致亨之道虩虩是也唉言啞啞

則亨矣能虩虩則大驚恐如震驚百里之雷之威吾亦不喪匕鬯也執匕鬯之時其心何心哉誠敬之心也即虩虩之心也然則虩虩者不過收斂其心使有主宰不使之惶惑擾亂恐懼失常而從容暇豫以處之也故曰啞言啞啞後有則也言不改其常度也不喪匕鬯不失其所主也中庸之戒謹恐懼堯舜之兢兢業業要皆收斂其心不使之昏昧放逸耳蓋人心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乎居無事尚不可放逸况當驚懼之來豈可不豫定其心乎文言蘇蘇索索之類要皆心之不定不能為之主也

彖傳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非脩已以敬篤厚矜恭者不能非固聰明睿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以此人而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所謂惟典神天作配在下者也觀之盥而不薦亦此意文王孔子之旨豈特主祭一事言哉

六二

十萬曰億億者數之大也作大字訓甚通況億無喪象傳云大無喪也明作大字解矣

六五

剛中最善其次柔中柔中者亦是心有主張不比不偏故能行事得中適當其可故大無喪而且有功也

艮

艮其背周程皆作於所不見蓋體之在身皆可見惟背不可見是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故在巳則不獲其身是忘我也在人則不見其人是忘物也物我兩忘則得所止而可以無咎矣此猶明道所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忘則澄然無事而定矣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者是也本義以為背乃所當止不知何以見其為當止又云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謂背不隨心而動可也謂不隨身而動可乎其意是欲將指作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以大學止至善之止釋此止也故語錄云艮

背之用固在止於所止然能止其所止乃知致物格以後事愚謂物固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然伏羲名卦文王繫辭孔子傳彖只見艮是止之象止在人事所係甚大故就止而論其理欲人體艮當如此未必便說到物各有所止也大禹謨云安厥止惟幾惟康伊訓云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安汝止者聖人之事惟安止故能惟幾以省其事之發惟康以審其事之安欽厥止者賢人之事惟欽止以立其體故能率乃祖攸行以達其用此即致中然後可以致和主一然後可以貫萬亦即廓然大公則物來順應也順應則各得其所止而無非至善矣今不論其止之體而且先及其

止之用此其所以支離牽繞求以明易而反以晦易也或

曰子以艮止是體而未及於用然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何也曰夫子之意

是與文王之意互相發亦猶二篇用享而夫子曰二篇之

用有時言艮固止矣然豈一於止而已乎一於止則滅情

絕物乃佛老之教而非吾羲文之旨也故其意以為人能

止矣然時乎當止則止不當止則行時乎當行則行不當

行則止當止則止靜而不失其時也當行則行動而不失

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非逐物靜非絕物而道之體

用皆光明矣若能止而不能行能靜而不能動則有體無

用而其道未為光明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言此以足其義然論理亦必如此然後盡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非所當止者乎曰所指下之敵應言艮所以為止者以上下二體陰陽之爻各止其所而不相與也君子觀卦爻各止其所之象是以當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所行可以無咎矣曰程傳謂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是乎曰內欲不萌為不獲其身可也外物不接為不見其人接字有病人可以不接物乎夫子何以曰時行則行若接字換作蔽字則無病矣曰彖辭明曰行其庭行非用乎曰此不重在行字重在不見其人夫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門使民豈

無事乎固有用在也然必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乃其存主
處也存主即體而非用也文王之意以為人之體艮者其
止當如背何也背之在身身止固止身動亦止也身止而
止乃內欲不萌不獲其身也言不有其躬之利害初不計
也一於止而已矣是忘己也即廓然大公靜亦定也亦即
中也一也忠也大本也身動亦止乃外物不蔽行其庭不
見其人也言不有其人也人之是非所不恤也亦一於止
而已矣是忘人也即物來順應動亦定也亦即和也即貫
也恕也達道也夫子所謂時止則止止固止也時行則行
動亦止也時即當止之時也止即當止之所也所謂無過

無不及一中而已矣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言仁義二者聖人必裁之中正則非姑息之仁慘刻之義矣二者皆動時事然必以靜為之主焉蓋非靜無以制動非一無以貫萬無忠恕不出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背之在身身止固止身動亦止是取動靜皆止之象本義謂背為當止之所艮其背止於所當止也且如邦畿為民所當止丘隅為鳥所當止仁敬孝慈信為君臣父子所當止背為何物所當止耶豈是說天下之物皆以背為所當止者乎不通甚矣背非見亦猶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但不見即止背如腦如臂如項皆所不見動靜各止其所

則無分之外為而動即靜矣不必再添入主靜

彖傳

時即義理此云云似義理在時字之先夫子之意以為艮其背而動靜皆止者非塊然一於止也乃止其所也以卦體言之此卦上下六爻陰則陰陽則陽陰陽各以敵應不互相為偶而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陰自為陰陽自為陽而不相與是各止其陰陽之所也故人當止則止不可過於行是止之得其所當行則行不可過於止是行之得其所行止各得其所非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者不能也內外兩忘而各止其所是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明矣驗于身

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驗於人而遠有望近不厭何咎之有止之各於其所所循則也無過無不及也天子所謂時也時即則則即所程子謂位者所處之分位亦所朱子謂各有所當止亦是但謂背為所當止則非背不過止固止行亦止之象耳止之止未發之中大本也行之止中節之和達道也貫也恕也背為行止皆止之象亦猶趾為動之初腓為隨人以動限為屈伸得以自由一例也皆取象也豈可獨以背為所當止乎初能止所當止於方行之初二能自止於當止而不能止人之行三則一於止所不當止而當行不能行四能時止即止不待行而後止五能言得其

中言亦行也中即止也止止則敦厚於止而行止各得其所止者也艮其止止字當是背字夫子彖傳豈肯擅易乃後人傳寫之誤躰之在身動時多止時少身止固止身動亦止此猶明道動亦定静亦定之意定即止也静能止乃內欲不萌無意無必亦無迎無內而忘乎已不獲其身也動能止乃外物不蔽無固無我亦無將無外而忘乎人不見其人也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而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故无咎也

九四

中溪云諸卦惟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

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身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雲峰云咸九四憧憧往來以心之動言此不言心而言身無動靜言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止矣愚謂雖兼動靜而以靜為主咸九四以陽居陰當靜亦動而不得其正故憧憧往來艮九四以陰居陰當靜而靜而得其正故止諸躬而不妄動也

艮卦只是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道存中者内欲不萌也制外者外物不蔽也初六以柔居初而在下是能止於方動之初艮其趾也方動之初而能止未為失正何咎之有

但初質柔不能固守故又戒其利在常永貞固也六二陰柔中正能止其當止者矣但上無應而比三其行其止不能自由隨之以動艮其腓也然三過剛不中二質柔才弱不能拯之況三剛愎自用不肯退聽二惟其心不快而已若不快則當去其位而不居可也如由求二子不能拯季氏則當去也九三以過剛不中之資居下體之上上體之下屈伸得以自由所為不中不能自止而又不聽人之止偏僻執㧞畧不轉動是艮其限也限既止自列其夤而上下之情不屬矣然上下之情不安未有能自安者也故危厲薰心此猶王安石雖強悍執㧞而衆口譊譊未必不以

利害得失焚撓其心也六四以陰居陰柔而得正靜而能止者也然居限之上甫之下其猶咸之九四心之位乎心而能止是内欲不萌外物不蔽可為一身之主矣故能止其躬而視听言動皆無非禮者矣何咎之有六五柔而得中居甫之位輔所以言也言易招悔艮其甫則發禁躁妄而言能中倫可無悔也上九以剛居艮極能敦厚於止者也敦厚於止則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功可謂至矣吉何如哉

漸

漸為仕進之占其次女歸亦吉蓋仕進當以漸而女歸亦

當漸也而皆利於正以卦變言九進居三自渙来九進居五自旅来皆為得位之正進得位則操可致之權故往有功進以正則正已物正故可以正邦以卦體言九五居尊剛而得中德位兼隆有功正邦不待言矣凡此所以利於正也以卦德言内艮止上外巽順動而不窮此卦所以為漸也山上有木其高以漸君子居德善俗亦猶是也初六質柔位下上無應援猶鴻漸于干干水湄也未得所安故小子危厲有言然時使然于義无咎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上得九五之應君臣道合其志大行六二因之得享禄位之奉猶鴻漸于磐得遇所安而飲食衎衎和樂自適也然六

二志在行道不在溫飽豈素飡者耶九三在下之上祿位

紀猶鴻漸于陸得其高平但當守正待時不可躁進然其過剛不中上無正應而近比六四見欲而動由徑而趨阿附匪人不顧禮義乃丈夫妄進而不知自反衆皆守正已獨行邪是可醜也合不由道事涉醜惡有不可對人言者故雖得婦孕而不育若是內則壞名喪節外則招尤取羞凶可知矣若其剛勇猛進用于禦寇乃順衆心以相保守無不利也六四質柔才弱進據陽剛之上非其所安猶鴻漸于木其趾不能握枝然四位得正躰順行巽或能自得安平之道猶鴻若得平柯而棲則為善處而无咎也九五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猶鴻漸於陵其進高矣無以加矣然正應在下隔于四三不能遽合是雖有婦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卒莫能奪時移事改終得所願吉何如哉上九才剛體巽居漸之極乃元臣碩輔處天位之上居師輔之尊猶鴻漸於逵豁達無礙者也然其譽望足以弭人邪心容色足以消人逸志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作事可法手采凝峻表儀彰著猶畢公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者是也不猶鴻之飛空長者在前幼者居後橫邪曲直秩然有序不可紊亂人之望之可為儀法吉可知矣或曰若然則當云其飛而曰其羽何也曰程傳不云乎羽鴻之所用

以進也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愚謂若曰飛則似合衆鴻言惟曰羽則可指一鴻言然羽之所在即飛之所在也曰先儒皆謂上九乃賢達之高致故虛齋亦曰如伯夷之廉頑立懦乃其儀也曰此以漸言非以遯言安得以無位者言之耶

九三

高平曰陸大阜曰陵陵為居尊之象陸亦位之高者若陸為非所安陵豈所安者耶

夫征

丈夫躁進不知自反衆皆守正巳獨行邪是離其群類而

可醜也斷六相窺喩墻相從是失配合之正道故雖孕而不得育

上九

本義高出人位之外又云位雖極高似亦指師傅之尊說豊小象天際翔也恐是此鴻漸於陸之象傳後人作文稱元老大臣必曰羽儀六朝用此象傳其羽可謂為儀如畢公之正色率下

象

不可亂言雖位高寵極而小心敬愼滿而不溢居寵思危也如周公之赤舄几几畢公之正色率下

歸妹

象

還是欲永其終當知其始不正之有敝始不正則終必有敝

六三

須女之賤者以待貴者之使令也故曰須六三陰柔不正方歸妹之初以賤從貴而居娣媵之列今乃乘剛躐居九二之上是下僭上賤陵貴位不當也不若反其歸之之始而從娣媵之列乃得其分當其位也不言吉凶者能如是亦其分之常耳先儒皆以人不之娶爲須既曰歸妹又曰

反歸女子以嫁為歸豈有既嫁反歸其家而求為娣媵者乎君下爻曰衍愆期曰遲歸則女子之未嫁者也此爻正彖傳之柔乘剛〻〻者下僭上賤陵貴剛柔易位也

九四

此曰衍愆期則女子之未嫁者也故又曰遲歸

豐

程傳云豐為盛大之義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唯王者能致之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慮宜如日之盛明廣照無所不及然後無憂也謂能守常可矣謂不至過盛非也世道之盛如唐虞成周亦只

聖人本身豈有過耶宜日中者言當常如日之中普照天下不可有所偏照若獨一已之好惡則偏照于彼者必有遺照於此也豐大故王者之所致如海内富庶由文景之節儉但此豐是已然者王假之者當此豐大之時乃漢武是也

彖傳

尚大者非王者當尚大言其勢必至於尚大如漢武之好大喜功是也過盛二字說不去世道如唐虞成周亦只本等豈有過者況此王者非堯舜成康乎漢武帝因海内富庶而好大喜功開邊拓境其所照征伐四夷而已海内虛

耗則有所蔽矣非日中也此雖承上文日中而言而意不同亦猶鞏用黃牛之革同而意不同也卦辭日中言當如日之中而不可照此日中指豐年也豐必有耗盈必有虧中必有昃豈惟日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地尚然而況人與鬼神乎此所以當公普其心而不可有所偏徇則可保其豐矣蓋世道雖盛而此心未嘗以為盛也

六五

六五以柔暗之資為豐之主然柔順處中或能來初二三四章明之才不惟獲福慶之隆而且有聲譽之美吉何如哉

爻辭豐其蔀其沛其屋要皆障蔽不明不能偏照之意則

卦辭日中宜作偏照況彖傳明白宜照天下何得以過盛不中解之引雖善為之說於心終鶻突不穩也

豐大也世道之盛大也土地之廣闊人民之衆庶事物之殷盛是也凡此乃王者之有故曰王假之然則卦爻皆當以王為主也卦德明以動故豐蓋致豐者固當以明而動而保豐者亦當以明而動也程傳所謂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是也夫王者際此豐大未有不自滿假而尚大者如漢武之好大喜功也好大喜功有危道焉可無憂乎但能如是正中普照天下無所不至則能以明而動矣可勿憂也言必如是然後能保有豐大也何則以天道言

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豈惟日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由此觀之豐必有耗伸必有屈人與鬼神皆不能違也王者於豐可不知所以保之乎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明以折獄則不至濫及威以致刑則不至姑息君子法象如此亦保豐之一事也初以剛明之才位卑職下遠於六五而九四大臣乃其應援應雖非正而為均敵然初剛而明則善謀四剛而動則善斷明動相資其用相成得遇其配主由是同心協力以輔暗弱之主何豐之不可保邪故无咎而往有尚為九四者但當降巳以相求為初九者亦當協力以從事可也若懷先巳之私有上人之意求勝其配則災患

隨至而豐不可保矣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亦明動相資者
也顧能輔太宗成貞觀之治六二柔順中正而為離明之
主至明者也六五陰柔不正而居相應之地雖二之明如
日中天五動不正不能相成是物圍幛其明萬象幽暗所
可見者斗星而已六二欲往必見猜忌不若積其忠誠開
發其志可獲吉也九三以過剛之資用其明察之極而上
遇極暗之應方自蔽藏故三雖至明如日方中而大有旆
以障蔽之也其蔽之甚小星之如沫者皆得見之而三之
至明可以大事者乃無所用猶折其右肱而終不可用也
然此非三之罪上六之過也何咎之有九四質剛用柔為

動之主才足有為又得大臣之位然遇暗弱之主亦如日中有蔀但見夫斗然正應在下以明相輔是遇其夷主也明動相資行可獲吉象謂不當位者所遭非其時所遇非其人若罪四而實罪五也六五以柔暗之資為豐之主上居豐之極處震之終恃其豐大用其侈心妄行躁動或荒淫於酒色或假權於閹宦或狎昵於群小或崇信夫左道好大喜功窮奢極慾而讒諂面諛之人充塞左右蠱惑其心志壅蔽其聰明是猶高大其屋以蔽障其家人闚其户闃其無人蓋不信人賢則國空虛豈真無邪蒙蔽之久陷溺之深雖至三歲之久不覿其人豈人之罪哉自取障蔽

而已一旦土崩瓦解小則奔竄流離大則亡身墜命凶何如哉

旅

九三

以羇旅而過剛與下喪其童僕不亦宜哉

九四

資斧依程傳作二物是六二說懷其資何礙此資作資身

巽

六二

巽在床下只是過於巽蓋當巽時而又在床下是過於巽

也若以六二爲位下然則上九亦爲位下乎

上九

九陽剛之資也當巽極而處柔是自喪其資斧也雖正亦

凶

兌

六三

以陰柔爲兌之主而居人上是位之不當也

九五

剛健中正備道全美何以有孚於剝之厲蓋其下無應與

而密比上六上六陰柔說極工於佞媚又善引人爲惡人

君不覺陷其術中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弘唐玄宗之於李林甫雖剛明亦為所剥而失其中正矣

渙

九二

九二剛而能柔且得中必能出險以就其所安是奔其机而悔亡也質剛用柔而得中必能擇善地以就安有是德故有是事不必以二為机

九五

由王居所以致渙財聚則民散也渙王居所以濟渙財散則民聚也

上九

程傳云上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極為能巽順於事理

象

上九居無位之地以其有陽剛之德故雖居渙極而能遠害以全身也

節

九五象

位中二字分看居位當位以節也中者中正以通也

中孚

中虛者內欵不萌外誘不入以靜時言信之體也乃實理之存故曰本中實者內外一致表裏如一以動時言信之用也乃實理之發故曰爲事物之質爲事物之質幹也朱子此說於伊川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有發明要亦理是如此今必從別說以一念之間言不可作兩截看不知如何一念之間便有兩項在內一是內欲一是外誘且一念之間只有公私邪正周子所謂幾善惡者也今惡又分內欵外誘善又將何分邪如此解書展轉反覆人心愈惑道理愈晦雖日蚕絲牛毛吾不取也

鶴鳴爲何好其子也子和者何好其毋也毋子相好天性之真也天性之真懿德也懿德乃好爵猶孟子所謂天爵本義分明爲好爵謂得中又云懿人之所好是中爲懿德懿德爲䊷引乃強爲王爵謬矣盖九二得中而九五亦得中是中之懿德二五皆縻戀之也中是人之秉彝故二五皆好之乃其中心所願也猶鶴在陰鳴以好其子子亦鳴以好其毋毋子相好即懿德也懿德乃當然之理即中是也故愚謂中爲人之性觀於此益信然則周公夫子故嘗引而未發耳盖中虛者信之本乃未發之中中實者信之質乃中節之和信之本者實理存於中也信之質者實理

見於外内外皆實一誠而已矣誠即中孚也五誠心以好二非他好其中孚也二誠心以好五非他好其中孚也中孚即好爵二五皆縻戀由其中心之願所謂志同道合故相孚如此猶鶴鳴而子和非有所強而為之也九五有孚攣如即此

小過

天地之氣陰與陽而已矣故曰立天之道陰與陽陽剛而陰柔故曰立地之道柔與剛夫陽剛陰柔各有所主陽主先陰主後陽主上陰主下陽主進陰主退陽主發散陰主收斂陽主用陰主藏陽主倡陰主隨小過者陰過也主陰

也主陰言則宜下而不宜上宜後而不宜先宜隨而不宜倡宜收斂而不宜發散宜退而不宜進宜藏而不宜用得之則吉反之則凶也宜下只是收斂退藏之意朱子所謂退一步做也蓋陰主收斂陽主發散故陰過則不宜上上則逆矣

總論

小過者陰柔者有餘而陽剛者不足是則小者過之時也小者過則大者微矣君子固陽剛而大者也適遭其時當何如哉要當小過其行宜下不宜上而與時偕行可也何則陽上陰下今陰過之時能下而不上是能與時偕行也

故下則順而上則逆下則吉而上則凶也能下而不上則彖所謂過而亨者此道也過以利貞者此道也卦有飛鳥之象獨不觀諸飛鳥乎鳥雖飛而上音則遺而下也故小過者時也下而不上以小過其行者處小過之時之道也小過其行而宜於下者何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處小過之道下而不上足矣故卦貴於下而不上也然則爻又豈外於下而不上乎初六陰柔位下而當小過之時尤宜下而不宜上者也今乃質柔志剛當止不止而上應九四是上而不下也猶飛鳥然張翮鼓翅惟欲冲舉而上不能斂翅戢翅以少就乎下是不能與時行也

其凶宜矣六二柔順中正雖當其類過盛之時而處之有道是能下而欲上者也故以子道言既能下其祖而又能善遇其妣也以臣道言既能不及其君又能善遇其臣也蓋無往而不得其道矣復何求乎祖者九四六五乃四所比非妣乎六五君也九四乃五所乘非臣乎又言過者謂小過也小過其行以下於人也若如舊說是過越之過君不可過祖獨可過乎且過遇過防入遇過之過皆不可通矣過字皆合小字在內言小過其祖言屈下其祖也不及亦屈下不敢並之意是臣不可屈下其君也所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太也如公子圍之二君則屈下其君矣遇則

遇主於巷之遇亦屈下之意當小過之時則祖妣君臣皆小過者也小過者陰暗者多而陽明少也如舜之父頑母嚚非祖妣之小過者乎如紂與飛廉惡來非君臣之小過者乎凡爻言過皆小過也小過者小過其行如行過乎恭之類是也惟此象不可過乃過越之過耳九三質剛用柔過剛不中所謂惡而嚴者也若然則上而不下不能小過其行以預防在下所乘之二陰矣則二陰者或乘間竊發禍將不可測九四質剛用柔以柔濟剛不一於上而能下者也若然則能小過其行以善遇所承之二陰矣二陰無怨又何咎乎然以陽居陰處位不當以其在二陰之下所

處非其地所交非其人也茍弗小過其行以善遇之往必有危可不戒乎言不加意屈下以遇之往則有危而當戒也雖然九四處近君之位有大臣之責若一於小過於行以徇於上則失大臣之道當勿用永貞而不可長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可固守其過行以徇上爲哉夫子之往拜陽貨其遇諸塗而弗避隨問而荅而不與辨是皆小過其行以防遇之也若作過於防過於遇恐陷逆詐億不信而足恭求媚矣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又當小過之時不能延乘九四陽剛之賢以自輔乃遠弋取在穴六二之柔以自益是知上而不知下乃甚于上者也猶雲從容

而不雨何則自我西郊陰徒倡而無陽以和之焉能成雨以濟小過之業哉不言凶咎者不雨則有凶而無吉有悔吝而不能無咎可知矣象曰已上上字即宜下不宜上之上字止則不能下九四之賢而弋取六二以自益非太上乎上九以陰柔處動極又當小過之時志意高亢上而不下雖有九三陽剛之賢為其正應弗能委曲求遇以小過之行猶之飛鳥穿雲没影離而遠去則其柔益甚蔽益深將見天災人眚荐至迭臻不可逭矣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又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其上六之謂乎

既濟

初九

初九質剛志剛勇於進者也曳輪濡尾則能回顧卻慮思患預防不急於進故无咎亦以其明體而知險故如此

九三

九三質剛志剛當既濟之時好大喜功所不免也故戒占者當如高宗伐鬼方三年然後克之又必小人勿用蓋小人乘時徼利國之安危人之死生所不計也小人勿用是用以為將帥或用為主謀若偏裨卒伍何拘於小人

象

夫子之意以為象雖致其三年克之以理勢論之猶不免

於困僨况時事未至於既濟者而可以輕動乎

九五

二五正應此二爻皆不取此象及君不相得者盖凡事未諧者必用求助於人事已濟者則自滿自足雖所當求而不肯求矣常情皆然也凡卦爻於九五皆以剛健而多之獨履九五兌九五及既濟九五反以剛健中正而必之愚謂此三中正皆以位言不以德言故象謂位正當也此言時也言時位使然雖時位使然聖人亦為之計曰夬履貞厲曰孚於剥有厲曰東鄰殺牛奢也西鄰禴祭儉也固有勸戒在矣

未濟

訖幾也此如不幾乎一言興邦之幾言期也亦猶孟子可幾及之幾言小狐不能疑畏期欲濟水濡其尾而不克濟是不續終言始欲濟而終不能濟也

彖傳

未出坎險之中此小狐所以期濟也不續終不是始濟而終不濟蓋小狐期欲濟才下水便濡尾而不成濟也不是濟得一半後一半不得濟也此指九二六五二爻雖不當位而剛柔應未濟所以亨也

初六

言初六才弱位卑而欲求濟其未濟如狐才下水而即濡其尾焉能濟乎是不知終之不可濟也羞吝宜矣

象

不知極即不續終之謂極窮也窮終也不知終不可濟也

九二

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故能因時順理安分自守知時事之未可濟而不汲汲於求濟也內三爻方在險中時未可濟也故初欲進則濡尾二曳輪則貞吉盖可以止則止也是中以行正也六二不中正而欲求濟往則凶矣

九四

程傳云卦者時也爻者用也六十四卦皆當以此例看豈可作泛說鬼方之犯順如有苗之逆命是時事之未濟者也震伐之至於三年然後成功不急急於求濟而終於濟所謂貞吉悔亡者此也外三爻以出乎險可以求濟之時也故四當用而不可急於濟五則能濟而有光上居無位之地但當自信自養以俟命然一於自養則失可濟之幾而行不中節矣

象

志行始雖未濟而終必濟如伐鬼方三年然後成功而受賞蓋因時順理不汲汲以求濟而終至於濟也九四質剛

志柔而居大臣之位故云然

六五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九二質剛志柔剛柔相濟時事豈有不濟者乎宜乎君子之光有孚若所謂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言光暉之所在皆實德之所在故有孚吉

君子之光暉吉

君子之光有孚則未濟者無不濟矣君子之光如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不昭炳又如文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之光非但一身之光而已也故曰其暉吉而本義謂光

之散也

上九

濡其首不必指狐縱欲至於喪身而不反猶水溺身至於濡首而不知出也何以見分明是野狐濡首濡首作飲酒說何妨人飲酒至燕喪威儀化為凶險身首至足皆不之顧猶水沒身至于滅頂即濡首也何必野狐過水乃為濡首耶卦爻取象大抵如此不必真有此事也此語類不可為訓非孔子焉能為此彔象之言著書以非之者固是井蛙而遷以語人者亦以蠡測海也

遯谷先生讀易索隱下經卷之四終